

團結香港基金於2019年8月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匯集各界學者和專家編纂香港首部《香港志》，分8年時間推出，志書分10個部類，包括1冊2卷55萬字的《總述 大事記》，以及4冊5卷共139萬字的《香港志·自然》與「專題志」中的《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已先後出版。擔任《香港志·自然》中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卷主編的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香港公開大學（現香港都會大學）榮休校長黃玉山早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志》有三大功能，包括「存史」、「資政」及「育人」，透過志書，可了解香港與內地在歷史上和自然環境上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均是嶺南文化一部分。中心更與合作機構推出培訓和導賞、環境生態論壇等活動，配合志書讓年輕一代認識香港自然環境、生態保育及香港歷史的來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啓業

《香港志》分10個部類，包括總述、大事記、自然、經濟、文化、社會、政治、人物、地名及附錄，共49冊62卷，另設專題志4冊3卷，合共約2,354萬字，預計2027年完成首輪編纂工作，是香港歷來最浩瀚的文史工程。其中，已出版的《香港志·自然》分建置與地區概況、人口、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與生態，以及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5卷，黃玉山與環境生物學著名學者譚鳳儀擔任「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卷的主編。

藉學習生態系統了解兩地本是一體

黃玉山在專訪中表示，中國每個省市，甚至縣都有自己的地方志。香港以往歸入《新安縣志》，而地方志頭兩項功能中的「存史」，就是記錄當地歷史，「資政」則讓政府官員了解當地的情況，最後一項功能的「育人」則教育每一代人對當地的認知，惟百多年前香港在英治下出現斷層，回歸後就應當要恢復，填補香港百多年來的歷史空白。

他舉例，香港屬中華民族一部分，亦是中華大地一部分，在歷史上和自然上與內地一脈相承，「香港的物種非常豐富，有數以千種植物和動物，而香港動植物跟嶺南的其實並無分別，與廣東的植物相同，岩石和土壤也一樣，如我自己做了二三十年紅樹林的研究，大家知道香港很出名的是米埔200多公頃保護區的紅樹林，深圳則有福田的紅樹林，其實兩個紅樹林都是同出一體的，只是深圳河將它們分隔，可見香港和內地是血脈相連、唇齒相依，兩個生態系統乃是一個，通過對生態的理解，就了解到我們與內地根本是一體化。」

黃玉山認為香港的獨特之處，除有美麗的自然景觀和眾多物種外，既是現代化的大都會，亦十分親近自然，「香港雖然是一個城市，特別的地方是有200多個島嶼，海岸線很長，而從市區只要半個小時就可以到山嶺、海灘和很多的郊野公園，有很豐富的生物和自然環境，對於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做了很多工夫，且成績是卓越，這就是香港的獨特地方和特色。」

配合志書推導賞 增強環保意識

在育人這項功能上，黃玉山表示，《香港志·自然》就是要教育市民更好地去保育環境，而香港的環保政策很全面，在空氣污染、噪音、廢物處理、水質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污水淨化令維港可以再舉辦渡海泳，而香港很多環保組織亦扮演重要角色，如教育市民及在環保政策上給特區政府提意見。

香港地方志中心去年為配合《香港志·自然》的出版，聯合相關政府部門、商業機構、社會團體、環保組織等，推出「美麗香港」一系列活動，讓市民及旅客認識香港在地緣、生態、文化、歷史上與國家的緊密聯繫，增強環保意識。

中心更與多個機構和綠色組織合作，向年輕人提供導賞員培訓課程，組織參觀本地與內地的生態環境和保育設施，包括香港與內地的紅樹林，既豐富他們對兩地環境生態的認識，更讓他們完成培訓後擔任該些團體的導賞員，向其他市民尤其是學生等介紹香港自然生態環境。

黃玉山說：「這就是育人，潤物無聲、潛移默化去影響我們下一代，讓下一代了解香港歷史的來源，希望這個編纂（香港志）的過程不只是寫文章，是有一些活動的，因此過程中搞了很多座談會、研討會，出了一些普及本和學習資料，帶進去學校，讓學生認識香港自然環境和生態保育，並認識什麼是地方志。」



▲《香港志·自然》詳細記錄香港的自然環境與生態保育等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靈霜攝

▶海洋公園為參與的年輕人提供培訓。
香港地方志中心供圖



悟兩地同根生 讀《香港志》育人

黃玉山：港自然歷史均與內地一脈相承 冀青年增進對港認知做好保育

港青參與導賞員培訓 喚起環保工作熱情

香港地方志中心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海洋公園、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可持續教育組織V'air Hong Kong等五大綠色機構合作，推出「美麗香港：青年自然生態導賞員計劃」，為年輕人提供有關本地和內地的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課程，並培訓他們成為該些機構的導賞員。多名參與培訓的學生均表示一直對香港自然生態和環境保育感到興趣，有關培訓課程加深他們的認知，並學習到很多帶

團的技巧，而他們畢業後亦有興趣繼續投入環保工作。計劃包括理論課程和本地的戶外考察，去年10月更舉辦一個三日兩夜的深圳及惠州考察團，到訪深圳龍華區生態文明展覽館、大鵬半島國家地質公園、大亞灣紅樹林濕地公園、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惠州西湖及生態科普館等，以了解國家的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工作。



▲黃玉山表示，《香港志》集合大量學者和專家，花費不少心力進行編纂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靈霜攝

◀香港地方志中心與不同團體合作，推出導賞員培訓課程。
香港地方志中心供圖

2300萬字記錄香港 編纂工作殊不易

全面記錄香港自然、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10個部類逾2,300萬字的《香港志》，集合全港各範疇的專家、學者編纂，花8年時間才能完成。擔任《香港志·自然》部類中「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卷主編的黃玉山教授指出，編纂工作殊不輕鬆，這套志書的廣度和跨度極大，撰寫工作要核實大量資料、去蕪存菁，並要協調各專家學者的寫作風格和內容，經多次的審核和修訂才能定稿出版，直言十分勞心勞力。

董建華牽頭 匯集專家學者

內地的地方志一直由當地政府負責，而《香港志》是由創建團結香港基金的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牽頭成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匯集專家學者承擔編纂工作。

黃玉山在訪問中認為民間的力量更大，「民間我們有這麼多大學、這麼多團體，這麼多在任的教授、學者和退休學者、教授，他們願意做這件事，力量比政府大，由政府負責則起碼要成立一個部門，並要經立法會一番討論，相信沒這麼快（啟動），我們就很快，2019年提出並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並立刻開展工作。」

他表示，董建華這麼熱心，振臂高呼要編纂《香港志》，大家一呼百應，而撰寫這套

志書需要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幾乎很多知名人士都被拖下水，他們都用自己的脈關係、經驗以及識見來幫忙。」

黃玉山以其任主編的「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卷為例，指該卷除他外，另一主編是環境科學家譚鳳儀教授，還有三名評審和12名作者，「每個作者有的是前任環保高級專家或漁護署高級專家，亦有很多大學現任和退休教授，還有很多綠色團體的環境專家執筆，如果不是民間力量，相信政府也不易一下子就做得到。」

評審嚴謹 協調統一是挑戰

他坦言，撰寫工作十分艱鉅，「我們是述而不論，我最初寫的時候以為很容易，就算我寫30萬字，分開每人寫一點就可以，我們自己寫很多學術文章，到寫的時候發覺並非這麼簡單，我的資料要核實和篩選，去蕪存菁，寫完後不滿意又要改，十幾個人寫，每個人風格不同，要怎樣去協調，你和我寫的有重複又要篩走一點並重新整合，所以很麻煩。而且以往的志書只有文字，我們現則有很多圖表、數據和圖片，當然太多要篩選，很好的圖表和圖片才要。」

黃玉山表示，他們有《香港志編纂手冊》，內有寫志書的具體格式和風格，且名詞和數據要統一，惟撰寫工作涉及多人，有時候會出現不同，彼此寫法有些不同，「編審要找出來修改，需要一致，這工作量很大，還有需要協調，譬如我覺得某君這個段落好像不太好，可能他不同意，覺得這樣寫有原因，所以要和他談，談到大家同意就修改，你又要尊重作者意見，又不能別人寫了後就修改，要商量，所以來來去去工夫就很多，時間也不少，這個就是挑戰性。」

學員感言

林卓瑩：冀從事環境教育

參與培訓的林卓瑩，在香港教育大學修讀全球及環境研究。她表示，自己中四時受老師影響，關注環境保育問題，偶然在社交平台見到這項計劃，經過簡單面試幸運地成功參與培訓，而透過到內地考察，了解不同地方的保育策略和方針，「最大感受是更深入了解香港與內地環境生態知識，亦學習到帶導賞團的技巧，如面對不同年齡層有不同做法等。」她現時分別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V'air和海洋公園擔任實習導賞員，又表示希望畢業後，能從事環境教育相關的工作。



蔡依璇：擬投身環境保育

學員蔡依璇在香港浸會大學修讀應用生物學，一向喜愛大自然，更曾修讀地質導賞的證書，現修讀的應用生物課程包括環境科學。在中學老師推介下，她參與了該計劃，「我以往只對香港生態有少許認知，透過這個課程知道更多。」透過這個課程，令她更清楚應如何利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去保護環境和保護動物棲息地。蔡依璇現時每周擔任一次實習導賞員，包括帶團到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等地，「將不同環境情況透過導賞宣揚出去，覺得意義幾大，或可以加強人們對環境保護的認知。雖然不是有很實質或很大貢獻，但憑自己力量將所認識的東西分享給更多人，會很自豪，畢業後都想從事環境保育工作。」



余舒穎：加入環保機構 學以致用

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修讀視覺傳意課程的余舒穎，自小對動物感興趣，中學時曾修讀動物護理課程，以及一些關於生物和健康管理的課程。她曾一心到台灣地區深造動物科學，後來發現課程較貼近商科，由於她對藝術設計感興趣，故回港後報讀了視覺傳意課程，希望透過視覺處理技巧作為推廣知識的媒介。

她認為該培訓計劃吸引之處是有不同機構提供課程，「我二話不說便報名，而不同NGO都有不同的培訓，例如有用board game(桌遊)和小朋友互動，在課程中可以跟不同機構學習技巧。」余舒穎說，自己畢業後會以自由工作者形式從事相關工作，另一方面持續進修環境生態保育等知識，期望日後能在一些環保機構內任職，「我喜歡環境教育的工作，亦可以利用現在學習的知識去做。」

